

国学小百科书系

元曲小百科

李诚◎主编

孟德◎著

如果说唐诗是浩瀚无垠的大海，宋词则是奔流不息的大河，那么，元曲就是山间琤琮淙淙、曲折蜿蜒的溪流；如果说唐诗是国色天香的牡丹，宋词是清丽出尘的白荷，那么，元曲就是漫山遍野的矢车菊。它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而是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因为通俗，它曾经受到元代朝野上下乃至山野村夫、贩夫走卒的喜爱，成为有元一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艺术体裁之一，而与唐诗、宋词分庭抗礼，各领风骚。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国学小百科全书

元曲小百科

李诚◎主编

孟德◎著

四川出版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曲小百科/李诚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13. 6

(《国学小百科》书系)

ISBN 978-7-5531-0249-8

I. ①元… II. ①李… III. ①元曲—青年读物
②元曲—少年读物 IV. ①I2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7331 号

元曲小百科

李 诚 主 编

策划编辑	施 维
责任编辑	施 维 谢正强
设 计	最近文化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6月第2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40mm×170mm
印 张	14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1-0249-8
定 价	2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元代的历史与文化

- 002 元史简述
005 元代的文化

元曲简述

- 008 什么是元曲
009 散曲的产生
011 散曲的结构
015 散曲的艺术特色
015 散曲的语系
016 散曲的用韵
017 散曲的衬字
018 散曲的宫调
020 散曲的语言
020 散曲的对仗

元散曲简史

- 024 元散曲的分期
025 元前期散曲的特色
028 元后期散曲的特色

散曲名家

- 030 元好问
032 杨果
034 杜仁杰
035 刘秉忠
036 商道
038 商挺
039 白朴
041 胡祇遹
043 王恽

044	关汉卿	
048	王和卿	
050	庾天锡	
052	卢挚	
054	姚燧	
056	马致远	
060	冯子振	
062	郑光祖	
065	曾瑞	
067	白贲	
068	张养浩	
073	沈和	
074	乔吉	
078	张可久	
081	徐再思	
082	贯云石	
084	钟嗣成	
086	周文质	
088	刘庭信	
089	汪元亨	
090	汤式	

名篇赏析

091	双调·小圣乐/《骤雨打新荷》	元好问
093	双调·小桃红/《采莲女》三首	杨果
094	南吕·干荷叶/八首录二	刘秉忠
095	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	杜仁杰
099	仙吕·醉扶归/《咏大蝴蝶》	王和卿
100	越调·小桃红/《临川八景·江岸水灯》	盍西村
101	越调·小桃红/《临川八景·市桥月色》	盍西村
102	双调·沉醉东风/二首	胡祇通
103	正宫·黑漆弩并序/《游金山寺》	王恽

- 105 双调·沉醉东风/《闲居》 卢挚
- 106 双调·蟾宫曲/四首录二 卢挚
- 107 双调·蟾宫曲/《西施》 卢挚
- 109 双调·蟾宫曲/《洛阳怀古》 卢挚
- 110 双调·寿阳曲/《别珠帘秀》 卢挚
- 111 中吕·山坡羊/录二 陈草庵
- 112 仙吕·一半儿/《题情》四首 关汉卿
- 113 南吕·四块玉/《别情》 关汉卿
- 114 双调·沉醉东风/咫尺地天南地北 关汉卿
- 115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关汉卿
- 117 中吕·阳春曲/《题情》六首录三 白朴
- 119 双调·沉醉东风/《渔夫》 白朴
- 120 中吕·满庭芳/天风海涛 姚燧
- 121 越调·凭栏人/《寄征衣》 姚燧
- 122 正宫·黑漆弩/《村居遣兴》 刘敏中
- 123 越调·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 124 双调·拨不断/十五首录四 马致远
- 125 双调·清江引/《野兴》八首录四 马致远
- 127 双调·夜行船/《秋思》 马致远
- 129 仙吕·后庭花/青溪一叶舟 赵孟頫
- 129 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 王德信
- 130 正宫·叨叨令/《道情》 邓玉宾
- 131 正宫·小梁州/《秋》 贯云石
- 132 中吕·红绣鞋/挨着靠着云窗同坐 贯云石
- 133 双调·水仙子/《田家》 贯云石
- 134 双调·折桂令/《苏学士》 鲜于必仁
- 135 双调·沽美兼太平令/在官时只说闲 张养浩
- 136 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云来山更佳 张养浩
- 136 双调·沉醉东风/班定远飘零玉关 张养浩
- 137 中吕·红绣鞋/《警世》 张养浩
- 138 中吕·山坡羊/《骊山怀古》 张养浩
- 139 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 张养浩

- 140 双调·蟾宫曲/弊裘尘土压征鞍 郑光祖
- 141 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闺情》 曾瑞
- 141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睢景臣
- 144 中吕·满庭芳/《渔父词》二十首录四 乔吉
- 145 双调·折桂令/《自述》 乔吉
- 145 双调·水仙子/《重观瀑布》 乔吉
- 147 双调·水仙子/《寻梅》 乔吉
- 148 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 刘时中
- 151 正宫·醉太平/《寒食》 王元鼎
- 152 中吕·山坡羊/大江东去 薛昂夫
- 153 双调·庆东原/古皋亭适兴 薛昂夫
- 154 双调·楚天遥过清江/花开人正欢 薛昂夫
- 156 双调·水仙子/《客乡秋夜》 赵善庆
- 157 双调·沉醉东风/《嘲妓好睡》 马谦斋
- 158 双调·水仙子/《西湖秋夜》 张可久
- 158 双调·折桂令/《鉴湖小集》 张可久
- 159 越调·寨儿令/《鉴湖上寻梅》 张可久
- 160 越调·寨儿令/《情梅友元帅席上》 张可久
- 161 双调·殿前欢/《次韵酸斋》 张可久
- 162 双调·庆东原/《越山即事》 张可久
- 162 中吕·卖花声/《怀古》 张可久
- 163 中吕·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 张可久
- 164 中吕·山坡羊/《闺思》 张可久
- 165 越调·凭栏人/《江夜》 张可久
- 166 南吕·阅金经/《闺情》 徐再思
- 166 中吕·普天乐/《吴江八景·西山夕照》 徐再思
- 167 双调·沉醉东风/《春情》 徐再思
- 168 双调·蟾宫曲/《春情》 徐再思
- 168 双调·水仙子/《夜雨》 徐再思
- 170 双调·水仙子/《自足》 杨朝英
- 171 双调·殿前乐/《梅花》 景元启
- 172 双调·水仙子/《讥时》 张鸣善

- 173 中吕·红绣鞋/《郊行》三首 周德清
 175 中吕·朝天子/《书所见》 周德清
 176 双调·凌波仙/灯前抚剑听鸡声 钟嗣成
 177 双调·水仙子/东风花外小红楼 倪瓒
 177 双调·折桂令/《忆别》 刘庭信
 178 双调·湘妃引/《送友归家乡》 汤式
 179 正宫·叨叨令/绿杨堤畔长亭路 无名氏
 181 中吕·朝天子/《志感》 无名氏
 182 双调·十棒鼓/将茅庵盖了 无名氏

曲牌选萃

- 184 小令(包括小令和套数兼用者)
 184 黄钟类
 185 正宫类
 188 仙吕类
 189 中吕类
 196 南吕类
 198 双调类
 202 越调类
 204 套数
 204 常用散套结构
 206 常用散套格律

元代的历史与文化

如果说唐诗是浩瀚无垠的大海,宋词是奔流不息的大河,那么,元曲就是山间琤琮琮琮、曲折蜿蜒的溪流;如果说唐诗是国色天香的牡丹,宋词是清丽出尘的白莲,那么,元曲就是漫山遍野的矢车菊。它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而是通通俗俗,平易近人。因为通俗,它曾经受到元代朝野上下乃至山野村夫、贩夫走卒的喜爱,成为有元一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艺术体裁之一,而与唐诗、宋词分庭抗礼,各领风骚。

但也是因为其“俗”,散曲地位不及诗词,一般文学史对它的介绍不多,评价不高,学术界对之的关注程度不够,或者说,普及的工作做得不如唐诗、宋词,所以很多人对它的熟悉程度远不及唐诗、宋词。

但是,如果你平心静气地去读一读那些千古传诵、脍炙人口的散曲作品,你就会发现,其高处是不在唐诗、宋词之下的,而且,它更通俗易懂,与你离得更近。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他们(指元曲)绝对不是粗鄙恶俗的俚曲,他们不是出于未经文学修养者的手笔,他们里有极多乃是最好的抒情诗人们的杰作。他们乃是经过琢磨的美玉,乃是经过披拣的黄金。

在这里,我们先来读两首元人散曲,你一定会被它们的美所迷醉。

〔双调·沉醉东风〕

关汉卿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珍惜,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

〔越调·天净沙〕

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元人散曲中，像这样的作品还很多，虽然其歌法也基本失传了，但读起来一样地琅琅上口，听起来一样地扣人心弦。



元史简述

蒙古族本来是我国东北一带的游牧民族，在公元12世纪左右逐渐强大起来。当他们的天才领袖铁木真出现的时候，蒙古族已经注定要从一个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变成一个纵横欧、亚的强大民族。

1206年，也就是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意思是大多数人的强有力的皇帝），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对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义，但是对宋、金、西夏、吐蕃乃至俄罗斯、波兰、德国等东欧国家和伊朗等小亚细亚地区国家、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来说，却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蒙古和宋一样，本来也是受金人的欺负的，当它强大起来以后，又正赶上金朝走向衰弱，所以在灭了西夏以后，就约宋一起对付金。这时，铁木真已经去世，由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元太宗）继位。1234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亡。蒙古人并没有履行与南宋签订的条约，而是挥师南下，把南宋作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

1251年，铁木真的孙儿蒙哥（元宪宗）继位，开始大举攻宋。南宋朝廷，奸相贾似道专权，谎称胜利，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纸醉金迷。而各地的军民，却与蒙古大军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蒙哥本人也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城下。

1260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元世祖)继位。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正式建国,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号“大元”,建都大都(今北京),然后大举南下,分兵三路进逼南宋都城临安。终于在1279年(至元十六年)灭宋。与此同时,蒙古大军又西征欧洲,占领了东欧大片土地,再东征朝鲜,南下吐蕃(今西藏),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势力最大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这个大一统的帝国,结束了南宋以来几个政权同时存在而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给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复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元朝时期,联系欧、亚的道路通畅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等都陆续传入中国,而我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等也传入欧洲,为世界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蒙古是游牧民族,在征服各国的时候,采取的是残酷的杀戮政策,稍加反抗,即遭屠城。史载,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皆被席卷而去。庐舍尽焚,城廓丘墟。即胡祇通《民间疾苦状》所说的“财货子女则入于军营,壮士巨族则殁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见《紫山先生大全集》)。

元朝统治者把各族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汉人(包括北中国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南人(南中国的汉人)。蒙古人最贵,其次是色目人,汉人已经很贱,而南人因抵抗最烈,被视为最下等之人。汉人和南人很少担任高级行政官吏的,更不可能参预军机。汉人和南人不许藏兵器,不许田猎,不许习武,不许养马,不许聚众祠祷、祈神、赛社,不许集市买卖,夜间戒严,不许点灯。蒙古人、色目人杀死汉人、南人,仅判出征。汉人、南人杀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则是死罪。这种民族歧视政策是终元之世都没有改变的。

元朝统治初期,对经济的破坏也是很大的。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不重视农业生产,让大量的土地荒芜。立国之初,蒙古贵族别迭等就曾建议说:“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幸好成吉思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大量存在的。元人赵天麟在上书元世祖的时候就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两宋以来已经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遭到极大破坏。

但是,元代统治者也很快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所以,在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就多次颁发禁令,严禁军队和豪强圈地扰民,破坏农业

生产,同时将荒地分给无田的农民,兴修水利,蠲免赋税,使农业生产一度得到恢复,社会也逐步安定。

元蒙统治者也试图以中原文化来补充其统治,如兴办学校,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确立程朱理学的地位等等,但都仅仅流于形式,而且儒学的影响力呈日益下降之势。一方面元代诸帝的汉文化水平都不太高。虽然忽必烈比较重视汉文化,尤其是儒学,后来的仁宗、文宗和顺帝的汉文化水平都较之前诸帝为高,但是,毕竟不能和唐、宋时期相比。尤其是读书人的地位极低,待遇极差,很大程度遏制了文化的发展。

元代对宗教的崇奉是远在儒学之上的。中原地区本土的道教,包括全真教、太一教、正一天师教,还有藏传佛教在元代都大行其道,各地道观寺庙极多,僧、道士在元代都享有较高的地位。据《新元史·释老传》记载,佛教徒公开参预政治活动,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祆教(即拜火教)等也都得到传播。其实元代统治者是懂得利用这些哲学和宗教信仰来帮助其统治的。元仁宗就曾经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元史·仁宗纪》)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南宋后期已经受到很多人的责难,元代思想远较前代解放,对程朱理学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一些。元人王恽在《上世祖皇帝论故事书》中就指出,宣扬礼教“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

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信仰,既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也造成信仰一定程度的混乱。

儒学的地位不太高,表现在元代的读书人地位是很低的。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自隋、唐以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能够考中举人、进士的毕竟是极少数人,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元代立国以后,五十余年不开科举,后来也是时断时续,几乎所有的文人一下子都失去了方向,平日赖以进取的诗词文章,现在变得一钱不值。读书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见于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

也。吾人岂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虽然是滑稽之语,但未必没有根据。南宋另一个遗民郑思肖在《心史》中还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只不过把“匠”换成了“猎”,把“娼”换成了“民”。“儒”的地位是一点都没有提高的。现在有的人认为没有这样的等级划分,又没有证据,倒还不如相信两位南宋遗民的话。

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高压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和南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盘剥。元代统治者的生活是极其奢侈腐化的,他们对农业生产不重视,而官府横征暴敛,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因此,从元朝建国之初,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反抗就没有中断过。元代末年,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元代的文化

元代的经济不是很发达,但文化却比较繁荣,只不过是形式和内容都与它之前的汉、魏、唐、宋,它之后的明、清不同而已。

元代文化有两大特色,一是通俗化,一是多元化。

元代的诗、词、散文不及唐、宋,经学与小说不及明、清。但如果因此就认为元代文化也不及唐、宋、明、清,就大错而特错了。元代自有自己的文化,只不过内容和形式都与前代后世不同而已,水平应该是不相上下的。正像我们不能让小提琴琴王海飞兹去与李斯特比钢琴,让姚明去和罗纳尔多比足球一样,他们的所长不同,但都同样达到了那一个领域的巅峰。

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以后,很看不起儒学和儒生。陆贾常常在他面前提到《诗》《书》,刘邦就骂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因此醒悟。元朝统治者的江山也是“马上得之”的,大概他们相信也能够“马上治之”,所以有元一代,并没有什么官方思想,更没有思想禁锢。他们既崇儒,也崇佛、道,还包括蒙古人本身崇奉的萨满教,甚至来自西方的一些宗教。元人行动不自由,言论却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去看一看元杂剧和散曲,其中许多东西,放

在其他的时代是行不通,甚至会招致大祸的。比如明代,在《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中,就明文规定禁止在舞台上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先圣先贤的形象,只准搬演那些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明、清两代的文字狱,更是骇人听闻。元代没有这些禁令,也很少听说有人因文字得罪的,尽管许多元人的诗文、杂剧、散曲斗争性很强。

这种环境是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的。

从宋代开始,商业的发达、都市经济的繁荣,造成了通俗的市民文化的兴盛。传统的诗词,尤其是文人的制作,哪怕就是宋代前期柳永等人的作品,仍然是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一般的普通民众所喜爱的,并不是诗词歌赋,在他们眼中,这些东西都是高高在上的雅化了的艺术,他们喜欢的,是通俗化的东西。我们试看一看宋代勾栏瓦肆中的表演,其形式多至数十种,其中歌唱形式的就有唱赚、陶真、鼓板、小唱、弹唱因缘、唱京词、诸宫调、唱耍令、唱《拨不断》等,就连“叫声”(市场上叫卖东西的声音),只要唱得好看,都可以拿来表演,但就是没有吟唱诗词的。

勾栏瓦肆的表演,在元代仍然继续着。而戏剧,包括北方的杂剧和南方的南戏,成为这一时期文艺演出的主流,这也表现出中国文学从抒情、咏物、言志、赠别等向叙事性文学的发展。

元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由雅化到俗化的过渡。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导致为他们服务的通俗文化有很大发展。在宋代的勾栏瓦肆和酒肆茶楼乃至被称为路歧人的艺人的街头表演,其形式和内容,都是十足通俗大众化的。

元代大书法赵孟頫的书法,走的就通俗化的道路。他是将晋人的“韵”、唐人的“法”、宋人的“意”等审美理想变为尚“态”。他的字,如果只从间架结构来看,堪称古今第一。一般人的审美趣味,是注重表象的,因此有人称他的字是“俗书”“奴书”,但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影响却极大,学习赵字的人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装腔作势的姿态,而有端庄流丽的秀美。赵字的这种特色,实用价值极高。清钱泳《书学》说它“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包世臣《艺舟双楫》说它“其所以盛行数百年者,徒以便经生胥吏故耳”。“施之翰牍”就是用它来写往来的书信文书。“经生”即抄写经书的人;“胥吏”即公门中的文案人员。

元代文化的多元化,表现在传统的诗词歌赋、歌舞书画、园林建筑、金玉陶瓷等都得到继承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又有许多变化,加入了蒙古等

民族的审美趣味,甚至吸收了欧、亚等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艺术精华,同时,还表现在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

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新艺术形式是戏剧和散曲。

作为文学四大形式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之一的戏剧艺术,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就已经非常发达,已经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作家。从现代考古发掘出的古希腊、罗马的圆形剧场,可以推想当时戏剧演出的场面是非常宏大的。印度的戏剧,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公元一、二世纪时期的佛教诗人和戏剧家马鸣的剧本残卷流传至今。但是在中国,戏剧的产生比较晚,虽然有的研究者认为先秦时期的“优孟衣冠”、汉代的“东海黄公”等已经具备一些戏剧的因素,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还是在宋代才出现的。宋、金时期的院本和杂剧,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戏剧,但数量较少,质量还不太高。

元代是中国戏剧的高峰期之一,无论是杂剧还是南戏,都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其演出情况更是遍及城乡,几乎融入了所有元人的生活之中,成就之高、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另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在元代诞生了,那就是“曲”。它是广义的诗,但较诗词更为自由,它使用的语言是通俗的,甚至就是民众的口头语言,它的曲调,大多来自民间的小曲和民歌,是元代通俗文学的代表之一。

散曲,是元代的通俗歌曲。词在南宋后期,已经因为过分地雅化而走向了僵死,许多曲谱的失传,使词逐渐成为案头文学。词越做越雅,格律越来越严,而离普通的民众也就越远了。兴起于民间的散曲,以其清新活泼的形式和贴近生活的内容,取代了词而成为元代各种场合的主要演唱形式。

元代的文化,也有一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戏剧和散曲以外,成就最大的是书画艺术。

北宋时期,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都是天纵英才,其书法纵横捭阖,以意为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过分地重意轻法,使书法走入一种脱离传统的道路,南宋一代没有出现过大的书家,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元代赵孟頫提出复归晋人法度,使书法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本人也是与二王、颜、柳、欧、褚和“宋四家”齐名的大书法家。此外,鲜于枢、康里巎巎等,都是一流的书法名家。元代的绘画,尤其是山水画,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被明、清两代画家追捧不已的“元四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达到了中国古代山水画的顶峰。

元曲简述



什么是元曲

国学
小学
百科

008

说到元曲，我们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唐诗和宋词的界定非常明确，唐诗有古体，有近体，但都是诗；宋词有小令、中调、长调，但都是词。元曲就不一样了。广义地讲，它包括了盛行于元代的杂剧和散曲。狭义地讲，它指的是杂剧。比如臧晋叔的《元曲选》和隋树森的《元曲选外编》，所选的全是杂剧。而我们平常所说的，与唐诗、宋词并称为“一代之文学”的，一般是指散曲。

杂剧和散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戏剧和散曲的区别，在于戏剧在唱腔之外，还有科、白。“科”指动作表演，“白”指念白，也就是现代戏剧所说的唱、念、做、打。如果去掉科、白，剩下的唱腔部分就和曲没有多大区别了，就像现在我们在许多晚会看到戏剧演员西装革履或长裙曳地清唱某一戏剧唱段一样。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在“乐府”的“格例”中所举的小令，有些出于“散套”，有些就出于杂剧。但是，杂剧和散曲毕竟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艺术门类——是戏剧，一是歌曲，或者说是广义的诗。

我们在这里所要介绍的“元曲”，是指元代的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而不包括杂剧。



散曲的产生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但是,普通老百姓喜欢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能够听懂的,不是那些古、近体的诗歌,而是《竹枝》《柳枝》《渔歌》《采莲》《采菱》《插田歌》,是踏摇娘、参军戏、拔头、大面、兰陵王、曲子词乃至变文。宋代的老百姓,喜欢的也不是那些文人抒情言志和雅化了的词作,而是柳永一类的作者所写的“俗体词”。但是他们更喜欢的,还是在勾栏瓦肆中表演的那些小唱、陶真、叫声、唱赚、嘌唱、鼓子词、诸宫调等。

唐诗的歌法,到宋代已经基本失传了。词到宋末,很多都已经不可歌了。一方面,是文人创作过分雅化,丧失了词的通俗性和生活化特色,已经远离了广大民众,成为少数文人雅士案头的玩物。一方面,是旧谱的零落。宋张炎《西子慢·序》就说:“吴梦窗自制此曲,余喜其声调妍雅,久欲述之而未能。甲午春,寓罗江,与罗景良野游江上,绿阴芳草,景况离离,因填此解,惜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张炎作此曲时,距吴文英不过三四十年,已感叹“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其余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宋末元初的战乱,旧谱的散失更厉害。就是可歌之词,大多已经传唱数百年之久,早已没有新鲜感了。

但是,在民间,那些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俚曲”,即如今天所说的乡土歌曲、民间歌舞,却是生意盎然、久传不衰。它们不断地为文人的创作和各种形式的歌舞戏曲提供着取之不竭的养料。唐崔令钦《教坊记》记载的教坊曲中,有许多明显是出自民间的小曲,比如《迎春花》《摘得新》《恨无媒》《墙头花》《卧沙堆》《煮羊头》《剪春罗》《牧羊怨》《一捻盐》《劫家鸡》《杨下采桑》《唐四姐》《麻婆子》《山花子》《拾麦子》《采桑》《沙磧子》《镇西子》《北庭子》《醉胡子》《西国朝天》《赞普子》《蕃将子》等。它们显然既不同于唐诗,也不同于宋词,而是带有民间色彩和其他民族特色的新的艺术形式。教坊所奏,不过是这一类曲目中极少的一部分。唐代的参军戏、踏摇娘、大曲、法曲,宋代的带有戏剧色彩和曲艺形式的院本、陶真、唱赚、鼓子词、诸宫调等,已经从其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